

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
刘衡先 王忠欣 主编

新约正典的 起源、发展和意义

[美] 布鲁斯 M. 麦慈格 (Bruce M. Metzger) 著 刘平 曹静 译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
刘衡先 王忠欣 主编

新约正典的 起源、发展和意义

[美] 布鲁斯M.麦慈格 著 刘平 曹静 译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美)麦慈格(Metzger, B. M.)著;刘平,曹静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刘衡先,王忠欣主编)

书名原文: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ISBN 978-7-208-08069-0

I. 新… II. ①麦… ②刘… ③曹… III. 圣经-研究 IV. B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457 号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87. © Bruce M. Metzger 198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

刘衡先 王忠欣 主编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美] 布鲁斯 M. 麦慈格 著

刘 平 曹 静 译

责任编辑/秦建洲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333,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册

ISBN 978-7-208-08069-0/B·673
定价 35.00 元

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

刘衡先 王忠欣 主编

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按照姓氏笔画排列)

John Barton 牛津大学 Oriel College 教授

Robin Salters St. Andrews University 教授

王晓朝 清华大学教授

卢龙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许志伟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庆熊 复旦大学教授

李天纲 复旦大学教授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

徐以骅 复旦大学教授

徐鸿模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研究员

傅有德 山东大学教授

温伟耀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浦江人才计划”、“The Drummond Trust”资助

总 序

人类文化有许多方面是以宗教形式来表现和保存的,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东方的佛教文化,以及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等。离开了宗教,人类的文化就所剩无几。所以宗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面对的一种历史、文化、社会现象。

了解宗教有多种不同的途径,其中一种就是从经典入手。宗教经典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精华,经过千百年的提炼,留下来的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在世界几大宗教中,基督教是影响最大、普世性最强的宗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大智慧,其经典《圣经》在世界上也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书。

《圣经》在基督教中有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很多人把基督教称为一本书的宗教。这本书指的就是《圣经》。不少人又把基督教称为启示宗教,认为基督教的特色就是神向人启示,而神启示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圣经》;或者说,神的启示都记录在《圣经》中了。

对于信仰者来说,《圣经》是神的启示,也就是神的话,这样,《圣经》中的教导就成为信仰者生活的指南。对于非信仰者来说,《圣经》记载了犹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习俗,记载了公元1、2世纪中东地区、地中海沿岸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为当代学者了解、研究犹太民族和罗马帝国提供了重要素材。

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朝,从那时起,《圣经》就逐渐被译成中文,到19世纪上半叶,整本《圣经》被译为中文出版。从此中国人有了完整的了解基督教信仰体系的蓝本。近30年来,中国的宗教研究进入一个高潮,介绍和研究《圣经》的书籍不断被译成中文,这些翻译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对《圣经》的认识和研究。然而以往的翻译多集中在《圣经》的文学层面和一般性的介绍上,从神学、哲学或宗教学的角度引进圣经研究著作还是相当缺乏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从事圣经研究的学者实属凤毛麟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学术界对世界上汗牛充栋的圣经研究成果难以甄选。近年来,国内研究圣经的学者开始涌现,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少数几所著名大学中,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是

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为了推动中国的圣经研究走向深入,特别是在解经学、释经学、正典、神学等方面有所突破,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与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合作,策划了这套“当代西方圣经研究译丛”。这套丛书在选书方面得到了英美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圣经研究专家们的协助和支持,他们分别来自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圣安德烈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at Berkeley)、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高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SCIC)等。在推进出版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和机构的大力支持,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Feed the Mind等,我们特别对中国的“上海浦江人才计划”以及英国的 The Drummond Trust (3 Pitt Terrace, Stirling, FK8 2EY)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在翻译问题上,我们得到许多海内外学者无私的支持,特别对 William Wilson、Barriquand Francois 和 H J Shang 等人的帮助表示谢意。我们在此对这里未提及的众多机构和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盼望,这套丛书的翻译和出版能够促进中国圣经研究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得以分享人类的伟大智慧,在民族复兴中汲取人类丰富的思想遗产。

王忠欣 刘衡先

2008年5月10日

前 言

拙作旨在成为神学主题“新约正典”的入门,尽管这一主题至关重要,在本质上有兴趣,但是相对而言极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只有极少数英文著作思考新约正典的历史发展以及各种与其意义相关的持久稳固的难题。

“正典”(canon)一词出自希腊文;将之和《圣经》联系起来使用属乎基督教时代;“一部圣经正典”的思想起源于犹太教。以下的篇章将思考其中的观点,而早期教父时期将受到最大的关注。

正典之发展,无论就其文学方面,还是制度方面,不可避免地古代教会联系在一起。鉴于这一原因,我们似乎有必要特别为仅仅对教会教父略知一二的读者们提供材料,但远超乎纯粹罗列出一份名单;在早期数个世纪中,这份名单上的人物曾利用几部文献,而最终它们被公认为正典圣经。当将这种传记性的信息置于正典发展过程得以形成的编年史和地理框架之中,它才会具有精确性。虽然正如 E. R. 多德斯(E. R. Dodds)曾经认识到的,“在历史上不存在各种时期,仅仅对历史学家们而言才如此”,但是,人们能明晰地探究各个发展阶段;在早期教会各个不同的地区,我们同样可以明晰地将正典和次经文献区别开。

我想向大批的友人和机构致以谢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拙著成书。数年以来,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子们参加了以正典为主题的博士生研讨班;在此我们阅读和讨论了主要有关新约正典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经文。我感谢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的大学和神学院邀请我就下文中的材料发表演讲。罗伯特·W. 伯纳德(Robert W. Bernard)以及罗仁·T. 斯塔肯布卢克(Loren T. Stuckenbruck)打印我的手稿;前者还制作了索引。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雷蒙德·E. 布朗(Raymond E. Brown)教授阅读脱稿的手稿并发表有裨益的评论。我再次向牛津大学出版社委员会(Delegates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表示感谢,委员们接受了由三个部

分即经文、早期译本和新约正典组成的拙著。但是,我向我的爱妻伊泽贝尔(Isobel)致以最深厚的感激之情,言语无法表达她数年来的支持。

布鲁斯 M. 麦慈格(Bruce M. Metzger)

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上海人民出版社“圣经·基督”系列书目

圣经正典	F. F. 布鲁斯著	37 元
新约文献与历史导论	J. 格雷山姆·梅琴著	35 元
摩西五经导论: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第二版)	T. D. 亚历山大著	39 元
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	布鲁斯 M. 麦慈格著	35 元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	尹文涓编	30 元
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	陶飞亚编	32 元
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张先清编	35 元
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	赵春晨等著	21.5 元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顾卫民著	32.2 元
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	张庆熊著	21 元
简明圣经史地图解	梁天枢著	150 元
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	范明生著	23 元
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章雪富著	28.5 元

以上图书均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到

邮购地址:上海市绍兴路 54 号上海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邮 编:200020

联系电话:021-64313303

邮购方法:在定价的基础上加收 15% 的挂号邮寄费,量大者(请先致电联系)可免费邮寄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对论述新约正典文献的研究

第一章 20 世纪前出版的论述新约正典的文献	11
第二章 20 世纪出版的论述新约正典的文献	26

第二部分 新约正典的形成

第三章 预备时期：使徒教父	41
第一节 罗马的革利免	42
第二节 安提阿的依纳爵	45
第三节 《十二使徒遗训》	51
第四节 希拉波立的帕皮亚	53
第五节 《巴拿巴书信》	57
第六节 士每拿的波利卡普	60
第七节 罗马的赫马	64
第八节 所谓的《革利免二书》	67
第九节 小结	72
第四章 新约正典形成中的各种影响因素	74
第一节 灵知派	74

第二节	马西昂	89
第三节	孟他努派	97
第四节	大迫害和圣经	104
第五节	其他可能的影响	106
第五章	新约正典在东部教会的发展	110
第一节	叙利亚	110
第二节	小亚细亚	117
第三节	希腊	120
第四节	埃及	125
第六章	新约正典在西部教会的发展	137
第一节	罗马	137
第二节	高卢	145
第三节	北非	149
第七章	短暂的地方正典：次经文献	158
第一节	次经福音书	159
第二节	次经行传	166
第三节	次经书信	171
第四节	次经启示录	175
第五节	杂集文献	178
第八章	两份早期新约经目	180
第一节	穆拉托利正典	180
第二节	优西比乌关于新约的分类	189
第九章	东部教会封定新约正典的努力	195
第一节	从耶路撒冷的西里尔到特鲁兰会议	195
第二节	东部地区各教会正典	203
第十章	西部教会封定新约正典的努力	214
第一节	从戴克里先到古代结束	214
第二节	中世纪、改教家和特伦托大公会议	222

第三部分 有关新约正典的历史和神学问题

第十一章	早期教会面临的新约正典问题	233
第一节	决定新约正典的标准	233
第二节	默示与正典	236
第三节	《新约》中哪一部分被最早公认为正典? ...	238
第四节	多样的福音书	243
第五节	保罗书信之特殊性	245
第十二章	当代新约正典问题	248
第一节	哪种新约经文形式属于正典?	248
第二节	新约正典是开放的还是封定的?	251
第三节	存在正典中的正典吗?	255
第四节	新约正典:权威经卷的汇编抑或由权威 汇编的经卷?	261
附录一	Κανὼν 一词的历史	267
附录二	新约经卷顺序上的变化	273
第一节	新约各组成部分的排序	273
第二节	每部分内的排序	274
附录三	新约卷名	280
附录四	早期新约经目	285
第一节	穆拉托利正典	285
第二节	奥利金正典	287
第三节	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正典	289
第四节	一份无确定日期和地点、插入克莱蒙抄本的 正典	290
第五节	耶路撒冷的西里尔正典(约公元 350 年)	291
第六节	彻尔顿汉姆正典(约公元 360 年)	292

第七节	老底嘉会议核准的正典(约公元 363 年)	293
第八节	亚他纳修正典(公元 367 年)	293
第九节	“使徒法典”核准的正典(约公元 380 年)	294
第十节	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正典	294
第十一节	以哥念的安非罗西正典	295
第十二节	第三次迦太基主教会议核准的正典 (公元 397 年)	296
附录五	迄今发现的所有新约蒲草纸抄本目录	298
附录六	迄今发现的部分新约翻页书抄本目录	308
索引		313

公认《新约》中的数卷经书具有正典地位,是长期和渐进过程的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某些被视为权威的著作从早期相当大的基督教文献宝库中脱离。虽然在早期教会的思想和实践上,这属乎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但是,就《新约》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以及由何人玉成其事,历史实际上三缄其口。在基督教会的纪年表上,没有什么会比对这一意义非凡的过程缺乏详细记述更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从缺乏特定的信息来看,新约正典化研究会遇到诸多问题和难题就不足为怪了。有些问题特别属于历史方面,诸如:有关《新约》的几个组成部分获得正典地位的次序问题,有关决定一部已有书卷列入正典的标准问题,在促动正典化过程之中马西昂^①以及其他异端分子所发挥的作用问题。其他问题与经文相关,诸如:所谓的新约西部经文类型^②得以形成是否成为初露端倪的正典经文的工具;抄本在经文上存在大量的异文,其中何种形式的经文现今应当视为正典经文。其他问题还涉及神学上的思考,其中有些意蕴深广。在这些神学问题中居于核心的是:一方面,正典是开放的,还是封定的?另一方面,寻找正典中的正典是否有益?更基本的问题还有:正典是权威经卷的汇编,还是由权威汇编的经卷?——在其中任何一种情况下,经卷汇编是否反映出神在救赎史中的意图?非常明显,提出这些问题容易,而回答这些问题则困难得多。事实上,有些问题可能没有答案——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

尽管就清晰地叙述正典化过程来说,教父作家们只字未提,但是,就必须具备哪些

① 马西昂(Marcion,约110—约160年):早期基督教异端马西昂派的创始人,基督教第一位教会改革家。——译者

② 新约西部经文类型(Western type of New Testament text):新约经文鉴别学的经文抄本类型。因为主要证据来自于拉丁教父和拉丁文译本,故名。最早的抄本残片可以追溯至约150年,主要抄本有:伯撒抄本(Bezae Codex),古拉丁文译本(Old Latin versions, Vetus Latina)以及古叙利亚译本(Old Syriac versions)。这类抄本的特征是倾向于谐协和合并语句。——译者

要素形成公认的新约正典,近现代学者们普遍达成一致。在关注大量的文献证据和历史问题之前,简要地概述在看上去可能细节全异而杂乱的荒野上已牢固建立起来的里程碑,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研究的起点是试图确定原始基督教中得到公认的权威,看看这些权威是如何发挥影响力的。

(1) 从基督教会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拥有一部圣书为正典——犹太人的《圣经》,原文用希伯来文撰写,后广泛用于希腊文译本即《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之中。这部犹太正典精确的界线当时尚未最后划定^①,但是,其经卷已得到充分的界定,它们被全部称为“经书”(Scripture, ἡ γραφή)或“经书集”(the Scriptures, αἱ γραφαί),引自其中的经文要冠以这样的表达式:“经上写道”(it stands written, γέγραπται)。

像每位虔诚的犹太人一样,耶稣接受《希伯来文圣经》为神的话语,在他的教导以及争论中时常引以为证。从这一方面来看,第一代基督教传道人和教师追随他,求助于《希伯来文圣经》来证明基督教信仰是正确的。原始基督教会高度重视《旧约》(传统上,基督教用来指代《希伯来文圣经》),这在根本上归因于确信它的内容是由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16;《彼得后书》1:20 以下)。

(2) 在最古老的基督教社团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权威,其地位与犹太人的《圣经》同等,即以口传传统传递下来的耶稣的话语。在耶稣公开传道期间,他自称以权威说话,并绝不低于古代律法^②的权威,他的话实现甚或矫正、废除律法上的戒律,以此方式

① 关于所谓的雅美尼亚会议(Synod of Jamnia,约90年)的信息,参阅本书以下的第109—110页,该会议讨论希伯来文《圣经》。(凡译文中出现的页码均为原书的页码,即本书中的边码。下同,不另注。——译者)

② 这里指的是托拉(Torah):希伯来文音译,意为“指导”或“训示”。多译为“律法”,这种观点受到许多犹太学者的批判,因为如果将之理解为“律法”,就将“托拉”的涵义片面化,简单地将犹太教解释或界定为“律法宗教”(参见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傅有德校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页)。有如下几种涵义:(1)在最狭义上说,指《摩西五经》或《律法书》,故将之翻译为“律法书”,即“成文托拉”(Written Torah)或“成文律法”(Written Laws)。为《希伯来文圣经》中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2)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指托拉经卷的内容以及《希伯来文圣经》的所有内容。(3)在最广义上说,也指对《希伯来文圣经》或《塔纳赫》的所有解释和评注,包括“成文律法”和“口传律法”(Oral Laws,亦译“口传托拉”,Oral Torah)。在这种意义上,它指“犹太人的一切遗产”,代表“犹太人的精神”或犹太教的本质。所以,犹太人被称为“托拉民族”或“托拉子民”。因为托拉具有口传和成文两种形式,所以有学者称犹太教为“双重托拉宗教”。——译者

将他的话与后者并列。例如,他就休妻问题(《马可福音》10:2以下以及平行经文^①)和不洁食物(《马可福音》7:14-19)采取的立场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中还运用所谓的对照^②强化上述内容(《马太福音》5:21-48:“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可是我告诉你们”)。

因此,在早期教会中,铭记于心的耶稣的话语受人珍视和引用,取得与律法和众先知并列的地位,被认为具有与它们同等或高过它们的权威,这就没什么奇怪的了。例如,使徒保罗在各种场合非常自信地求助于“主的话”来强化某种教训(《哥林多前书》9:14;参阅《路加福音》10:7),或用来解决某种困难(《帖撒罗尼迦前书》4:15;《哥林多前书》7:10),或用来确定某种礼仪(《哥林多前书》11:23)。^③

最初,耶稣的教导以口传方式在听道人之间流传,也就是说,成为基督教新正典的内核。接着,口述被编著成书,记录下铭记于心的话语,以及对他恩慈和医治行为的回忆。这类文献中有些成为我们福音书的基础,第三福音书^④在前言中就提到过它们(《路加福音》1:1-4)。

(3) 与口传耶稣教导同时期流行的是使徒们对耶稣其人其事对于信徒生命之意义的解释。在最早期的宣教活动中,这些解释以及劝勉直接传递到新建会众之中。此外,在使徒们继续前进到其他地区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于书信,这些传教士们就有可能继续督察以前的会众,甚至可能向先前没有拜访过的城镇的信徒传递指示(例如,《罗马书》和《歌罗西书》)。这类使徒书信,正如保罗在批评哥林多教会中所承认的,“又严

① 这里指《马可福音》10:2-12 耶稣论“休妻”问题,《新约》的平行经文为《马太福音》19:1-9, 5:31;摩西五经中的平行经文为《申命记》24:1-4。——译者

② 对照(Antithesis):语法用语,指故意把相反的字词、短语或从句并列或并排,以此表达相互对立的思想。例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把犹太教传统和耶稣自己的教训作出六次对照,每次首先引句“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然后反句“可是我告诉你们”。——译者

③ 除了这种清楚地指出“主的话”的经文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保罗书信中(特别是在《罗马书》第12-14章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5章中)找到大量耶稣伦理教导的回音;参阅A.M.亨特(A.M.Hunter):《保罗及其前辈》(Paul and his Predecessors),第2版(Philadelphia, 1961年),第47—51页,以及大卫·L.敦甘(David L.Dungan):《保罗教会中的耶稣语录:早期教会生活规章中对观福音传统之运用》(The Sayings of Jesus in the Churches of Paul; The Use of the Synoptic Tradi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Early Church Life)(Philadelphia, 1971年)。我们还要注意经文“纪念主耶稣的话”,出现于《使徒行传》20:35以及《革利免一书》13:1之中。

④ 指《路加福音》(Luke),新约福音书的第3卷,故名。——译者

厉又强硬”(《哥林多后书》10:10)。

- 4 保罗在不得不裁决事务而又没有主的命令可依凭的时候,求助于他的如下观点,即他是“主指派的”^①人,受到神圣灵的默示(《哥林多前书》7:25,40)。保罗认为他的教诲或命令(《哥林多前书》14:37)是“属于主的”——换言之,主亲自藉着他说话(参阅《帖撒罗尼迦前书》2:13)。

在此我们不必讨论保罗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时候获得这种意义深远、与他作使徒职分密不可分的权威感的(《罗马书》11:13);回顾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就足够了,他总是将神赐的使徒身份追溯到此(《加拉太书》1:11-16)。保罗根据他的权威任命,甚至认为他能诅咒另外任何一种福音,因他不视之为来自于神(《加拉太书》1:7-9;参阅《帖撒罗尼迦后书》3:17)。使徒时代的其他教师也以同样方式在发布戒律以及指示上声称具有权威(《希伯来书》10:26-27; 13:18-19;《约翰三书》第5-10节)。

保罗书信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流传。^②使徒保罗命令说,应当在歌罗西教会和老底嘉教会之间交换(数封)使徒保罗的书信(《歌罗西书》4:16),这可以成为佐证。他还写下致“加拉太的众教会”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1:2),督促教会应当将《帖撒罗尼迦前书》读“给众弟兄”听(《帖撒罗尼迦前书》5:27),这似乎指出当时有数家“家庭教会”存在。

这些使徒书信的作者们虽然自信他们以权威说话,但是没有表明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话语会在基督教会中最终被视为教理以及生活之永久标准。他们为当下的目的而写信,正如他们要是能够 and 受书人见面,他们会当面对受书人说话。自然而然,最早收到书信的会众,以及其他自使徒时代以降欣赏这类无价证词的会众,会珍视这种使徒书信,并反复诵读它们。^③

- 5 (4) 随着时光流转,基督教文献在卷册上不断增加,并在不同的会众中流传。至 1

① 《中文新译本》将之译为“出于神”,在此我们根据本文翻译并参照《现代中文译本》译为“主指派的”。——译者

② 关于使徒书信早期、在汇编成册前的流传情况,参阅鲁塞塔·默里(Lucetta Mowry):《保罗书信的早期流传》(The Early Circulation of Paul's Letters),载于《圣经文学学刊》(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第63期(1944年),第73—86页,以及在拙著第十一章第五节提到的文献。

③ 就保存《新约》中这卷或那卷经书抄本,在教父时期的作家们中我们到处可以找到证明材料。德尔图良(Tertilian),《反驳异端》[De praesc. haer.] 36)提到,许多使徒们曾致函到的城镇,还从抄本中取材诵读,其中提到帖撒罗尼迦(原文为 *apud quas[sc. ecclesias] ipsae authenticae litterae eorum recitantur*,即在此[圣教会]他们的真正的使徒书信为人诵读);在这里, *ipsae* (他们的)一词防止人们解释 *authenticae* (真正的)的意思是“非残缺不全的”(unmultilated)或“不是由异端伪造的”(not falsified by heretics)。在归(转下页)